

新编
中国
上下五千年



新编中国上下五千年

(三)

姜 霞 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五编 秦汉纷争

班超通西域	(773)
班勇征西域	(775)
《说文解字》	(777)
史学家班彪	(780)
史学家班固	(785)
史学家荀悦	(808)
马皇后诫子	(813)
和熹邓皇后	(816)
杨震之死	(826)
梁冀专权	(829)
宦官诛梁冀	(832)
正直的阳球	(834)
张让和赵忠	(837)
孙程	(841)
曹节	(845)
羌人起义	(848)
刚强正直的虞诩	(853)
郭林宗善鉴	(859)
党锢之祸	(862)

陈蕃窦武诛宦官	(866)
熹平石经	(871)
名士崔寔	(873)
科学家张衡	(878)
水利专家王景	(891)
道教的兴起	(893)
佛教的东传	(897)
黄巾大起义	(899)
何进袁绍诛宦官	(903)
董卓之乱	(908)
东汉逸民	(913)
名士崔瑷	(927)
杰出的学者蔡邕	(927)
王充、王符与仲长统	(948)
经学大师贾逵	(9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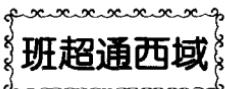
第六编 三国鼎立

迁都许城	(979)
衣带里的密诏	(981)
官渡大战	(984)
曹操统一北方	(987)
三顾茅庐	(991)
赤壁之战	(993)
蔡文姬归汉	(997)
建安风骨	(1000)
曹魏的建立	(1003)
“古之召虎”张辽	(1007)

平寇将军徐晃	(1011)
蜀汉的建立	(1014)
七擒孟获	(1018)
马谡失街亭	(1021)
五丈原	(1024)
乐不思蜀	(1027)
文昭甄皇后	(1031)
文德郭皇后	(1033)
文武双全的钟繇	(1036)
书法家卫觊	(1040)
书法家韦诞	(1043)
怪才邯郸淳	(1044)
文学家曹植	(1045)
神医华佗	(1061)
火烧连营七百里	(1067)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070)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	(1074)
孙吴的建立	(1076)
“曲有误，周郎顾”	(1079)
吴下阿蒙	(1084)
关羽之死	(1092)
九品中正制	(1096)
清廉徐邈	(1100)
高平陵事变	(1102)
淮南三叛	(1106)
岘山之上堕洞碑	(1110)
“杜武库”	(1122)

第七编 西晋的衰亡

西晋的建立和统一	(1133)
士族门阀	(1136)
武元杨皇后	(1139)
奢侈贪鄙	(1141)
魏晋玄学	(1144)
胡威传	(1151)
敢饮贪泉的吴隐	(1152)
博学多才的卫瓘	(1155)
章草书法家索靖	(1169)
不拘礼法的阮籍	(1171)



班超通西域

班超字仲升，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平陵人。为人大志，不修细节。持家孝母，不耻劳辱，涉猎书传，口辩善谈。东汉永平五年（62年）其兄班固如诣校书郎，班超与母亲一道至洛阳。曾言：“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众人皆笑之，班超说：“小子安知壮士志哉！”。

永平十六年（73年），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以班超为假司马，兵击伊吾，战于蒲类海。班超表现出将才的风度。窦固派班超同郭恂带36人出使西域，争取诸国摆脱匈奴归附汉朝。

班超初至鄯善国（今新疆若羌县治卡克星克），国王礼甚厚，后来逐渐怠慢起来。班超对下属们说道：“你们没觉得国王他们对我们的态度有什么变化吗？肯定是匈奴的使者来了，他们拿不定主意了。”于是召侍者诈之，知道匈奴使者已来三天，距此地30里路。班超然后与众人商议：“匈奴使者已来数日，鄯善王对我们的态度又有所改变，如果鄯善王进一步依附匈奴，我们的尸骨将被豺狼所食，大家看怎么办。”下属们都说危亡之地，死生从司马。班超道“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只有趁夜纵火击败匈奴。他们不知我们有多少人，必然会恐慌的，借此可以将他们全歼，灭了匈奴的使者，鄯善王方可归附。众人称道。初夜，班超便带领众将士前往匈奴使者驻地。是夜正遇上刮大风，顺风纵火，事先约好持鼓藏于匈奴使者营后的十人便鸣鼓高呼，前后追杀，匈奴大乱，斩杀使者从士三十多人，余众百人全部烧死。次日召鄯善王，出示匈奴使者首级，鄯善全国震惊，班超便以国王之子为人质，鄯善才安心归汉。

消息传到窦固处，窦固大喜，功报朝廷，请求更换吏使西域。汉明帝下诏窦固：吏如班超，何不派遣而要换呢？今以超为军司马，令逐前功。班超受命出使于阗。窦固想给班超增兵，班超说我带原来的三十余人足矣，如有意外，人多反而累赘。

当时于阗王广德刚破沙车，威服周围诸小国，又有匈奴使者监护。班超向西，先至于阗，于阗王广德礼意甚疏，且其俗信巫。巫师称神怒何故亲汉，汉使有黑嘴的黄马，急求祠于我。广德派使者向班超要马，班超让巫师自己来取，巫师至，班超即斩其首送至广德，严词斥责。广德闻班超在鄯善灭匈奴使者，大为惶恐，急忙攻杀匈奴使者，归附汉朝。

当时龟兹王建为匈奴所立，他倚仗匈奴横行霸道，攻破流勒，杀其王，立龟兹人兜题为疏勒王。永平十七年，班超到达疏勒。住在离兜题所居的盘橐城九十里地处。班超先派从官田虑先去招降，并告诉田虑说，兜题本非疏勒人，疏勒人肯定不太支持他，他若不降，即可杀之。田虑到后，兜题见田人少力弱，无降意。田虑趁其不备，上前将他捆绑起来，兜题左右皆惊恐逃散。于是田虑迅速派人报知班超，班超赴之，召疏勒将领，列龟兹无道之状，并立故王侄子忠为王，疏勒国上下大悦。国王忠及宫属都想杀兜题，班超反而放逐了兜题，此后疏勒便归附汉朝。

永平十八年（75年），汉明帝驾崩，焉耆国以汉朝大丧，便攻破都护陈睦。班超孤立无援，而龟兹、姑墨数次发兵攻疏勒，班超守疏勒盘橐城岁余。肃王即位后想召班超回，疏勒举国犹恐，其都尉黎弇自刎。班超还至于阗，众人皆抢班超马腿不能前行，超只好反回疏勒，疏勒已复降龟兹，班超捕斩反者，疏勒复安。建初三年（78年），班超率领疏勒、于阗、康居等一万人攻破姑墨国石城（今温宿西北）。建初五年，班超上疏请兵，肃宗知其功可成，议欲给兵，平陵人徐干愿奋身佐班超，于是便以徐干为假司马，率千人去找超。班超与徐干合力击败反汉的疏勒都

番辰。元和三年河车已降龟兹，班超与汉朝庭复遣司马和恭河车乌即城，并杀疏勒前国王忠，南道才得以疏通。永元二年（90年），月氏兵越葱岭进攻班超，为班超所败。月氏大震，岁奉贡献。次年龟兹、姑墨、温宿皆降。复置西域都护骑都尉，戊己标准校尉，以班超为都护，徐干为长史。至此西域除了焉耆、尉犁（今库尔勒一带）以前没有都护府，其余悉定。

永元六年（94年）班超率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70000人及吏士1400余人讨伐焉耆。焉耆国有苇桥之险。王广便绝断其桥，不让汉军入国。班超绕道进入焉耆国，距城20里，扎营在沼泽中，王广大恐。班超欲约诸国王见面，并扬言重加赏赐，于是焉耆王广、尉犁王泛等30人相率见班超。班超借机杀广、泛等于陈睦故城，更立元孟为焉耆王。至此西域诸国全部附汉，西域通。

班超在西域共31年，东汉永元十四年（102年）八月征还洛阳，数月即死，享年71岁。



班勇征西域

班勇是班超的少子，字宜僚。少有父风。班超在东汉永元十四年（102年）回洛阳后，其继任者未能对西域诸国善加抚慰，以致矛盾激化。至永初元年（107年），西域诸国皆背叛汉朝。汉朝因班勇在西域长大，熟悉边事，乃以班勇为军司马，与其兄班雄俱出敦煌（今在甘肃），迎西域都护及西域汉朝士卒返还中原，并罢西域都护。此后的十几年，西域地区绝无汉朝官吏。到元初六年（119年），敦煌太守曹宗遣其长史索班率一千余人进屯伊吾（今新疆哈密西）。车师前王和鄯善王等闻知，皆来归降。但几个月后，北匈奴单于和车师后部合兵进攻，索班全军覆没。

又击走车师前部，略有北道诸国。鄯善王急，求救于曹宗。曹宗因此上书朝廷，请出兵5000进击匈奴，以报索班之耻，并乘机复取西域。邓太后召班勇到朝堂会议此事。在此之前，公卿多以为应关闭玉门关，放弃西域。班勇上议说：“昔孝武帝患匈奴强威，兼总百蛮，以逼障塞，于是开通西域，离其党与。论者以为夺匈奴腑藏，断其右臂。遭王莽篡盗，征求无厌，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兴，未遑外事，故匈奴负强，驱率诸国。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诸郡，城门昼闭。孝明皇帝乃命虎臣出征，故匈奴远遁，边境得安。及至永元年间，莫不内属。会间者羌乱，西域复绝，匈奴人遂重入西域，苛毒诸国。鄯善、车师等国皆怀愤怨，思东事汉，其路无从。从前所以时有叛者，皆因牧养失宜，还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耻于前负，欲报雪匈奴，而不寻出兵故事，未度当时之宜也。要功荒外，万无一成。若兵祸连接，徒然示弱于敌而骚动海内。今宜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再遣军进屯楼兰。”尚书和司隶校尉崔据等难之，班勇一一作以解答。于是，朝廷从班勇之议，复敦煌郡营兵300人，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这样做虽然可以羁靡西域诸国，然而未能进出屯西域。不久，匈奴果然几次和车师等国人寇抄掠，河西诸郡大受其害。延光二年（123年）夏，东汉朝廷复以班勇为西域长史，率五百名士卒出屯桥中（今新疆吐鲁番东南）。第二年正月，班勇至楼兰，以鄯善王归附东汉，特加鄯善王绶。而龟兹王白英还在犹豫不决。班勇前往，开以恩信，白英率姑墨、温宿等国王向班勇投降。班勇借此机会，调发诸国之兵骑一万余人到车师前王庭（在吐鲁番西北），在伊和谷击走匈奴伊蠡王，收得车师前部五千余人。于是，车师前部之道重新开通。班勇还军，屯田于桥中。延光四年（125年）秋，班勇调发张掖、敦煌、酒泉三郡6000名骑兵以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等兵进击车师后部王之军，大破之，斩首虏8000余人，马畜五万余头。

并捕得军就及匈奴持节使者，带至索班战死的地方斩首，以报其耻，传首亲师。永建元年（126年），班勇更立车师后部故王子加特奴为王。班勇又使别校诛斩东且弥王，也更立其种人（本部族人）为王。于是，车师等六国全部平定。这年冬天，班勇调发诸国兵进击匈奴呼衍王，匈奴呼衍王逃走，其众二万余人皆降。又捉住匈奴单于堂兄，班勇让加特奴亲手斩之，以结匈奴和车师之怒。北匈奴单于自率一万余人侵入车师后部，至金且谷（在今新疆奇台县西），班勇派假司马曹俊率军驰援，北匈奴单于引兵退走，曹俊追击，斩其贵人骨都侯。于是，匈奴呼衍王遂被迫徙居枯梧河（不详所在）上。从此之后，车师不再遭到匈奴人的侵犯，城郭皆安，惟焉耆王元孟未向班勇投降。第二年冬天，班勇上书请求进攻元孟。于是，东汉朝廷遣敦煌太守张朗率河西四郡兵3000人归班勇指挥。班勇又调发西域诸国兵四万余人，将骑兵分为两道进击焉耆。班勇从南道，张朗从北道，约期俱至焉耆。而张朗在此之前犯了罪，为邀功自赎，遂率军先期到达爵离关（在龟兹北），遣司马率军前战，获首虏二千余人。元孟害怕被杀，便遣使向张朗乞降。张朗经人焉耆受降而还。而元孟竟不肯面缚，只是派儿子诸阙贡献（到洛阳贡献）。张朗因此得以免罪。而班勇却以未能按期到达而被逮捕下狱免官。后来，班勇在家中去世。而西域不久就重新与中原失去了联系。



《说文解字》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焚烧经书，涂除旧典，又下令严禁私人藏书，制定了“挟书之律”。汉惠帝即位后，废除“挟书之律”，从此朝庭开始搜集旧典，发掘古籍，民间献书，专研经典之风日益兴盛，今文经学被列为学官，治儒经成为一代风气。是时，人

们在山川中常常发现古时鼎彝，上面刻有的铭文与汉代隶文不同。随后，古文经相继问世。古文经是用先秦以前的文字写就的，引起不少学者的注意，张敞、扬雄、杜林、爰礼等学者相继对之进行研究。东汉元始五年（5），平帝诏征通晓逸经、古记、天文、历课、钟历、小学、史学、方术、本草以及五经、《孝经》、《尔雅》的学者数千人，云至京师，讲学论经，由此文字之学始为人们重视。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等人受诏整理校勘皇室秘书，对古文字多有判定。刘歆十分热衷古文经，建议为古文经列学官。后经王莽新政，古文经开始为人们所重视，开始与今文经相抗衡。

建初八年（83），古文经大师贾逵诏诸儒推举学识基础好的年轻人，跟他学习《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古文尚书》、《毛诗》。是时许慎开始从师贾逵，受古文经学。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秉性笃淳，年少时就博学经籍。他从师贾逵后，对古文字产生极大兴趣，每有疑难，就请贾逵指教，并广问通人。这时，古文经大行于世，但是社会上的一般人却不知其来源。许多人在说解文字时，不顾文学本身的规律，为了符合自己的政治观点，常常妄解文字。有人竟把隶书视为仓颉时代的文字。今文经派对古文经更是大加非议，认为古文经的文字是那些标新立异的人故意改变正常文字的形体，向壁虚造出这种不被人们所认识的文字。以此来扰乱通行已久的字体，在世上炫耀自己。针对这种局面，许慎便开始致力于撰写《说文解字》。

东汉之前，已有众多字书流布于世。重要的有《尔雅》（西汉儒生辑）、《史籀篇》（秦人作）、《仓颉篇》（相传为李斯所作）、《爰历篇》（相传为赵高所作）、《博学篇》（相传为胡母敬所作），此外还有《凡将篇》（司马相如作）、《急救篇》（史游所作）、《元尚篇》（李长所作）、《训纂篇》（杨雄所作）等。许慎参照吸收了这些字书的内容，此外还广泛征引了前人和时人对经籍文字、词

语的解释。许慎认为“文字者，经义之本，王政之始。”据此出发，他要以文字为桥梁，借阐述说解文字之时，来发扬“五经之道”。于是他在撰写《说文解字》时，不仅大量采用古文经家的注释，而且还征引了今文经家的说解。许慎在说解“王”字时，写道：“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一貫三为王。’”这样说解，承袭了今文经派的观点，借以为王权服务。

《说文解字》一书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全书分五百四十部首，把部首相同的字归在一起。许慎采用五行之说，在编排五百四十部时，参照“万物始于一，终于亥”这一观点，将“一”部排在第一部，“亥”部排在最后一部。每部之内，排列该部所属文字。每字之下，先释义，后析形，再析声。说解字义，着眼于字的本义，解说字形，采用六书法；诠释字音，采用直音、读若，并借助形声字的声符分析。全书共收录正文九千五百五十三字。“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

永元十二年（100年），《说文解字》初稿写就。在二十余年的撰写过程中，许慎除专心写作《说文解字》外，还撰写了《五经异义》。永初四年（110年），许慎跟刘珍、马融等五十多人在皇家图书馆校勘整理古书，并奉诏教小黄门孟生、李喜等人。是时，许慎任太尉祭酒，得以出入朝廷，在当时学林声望甚高，被时人誉为“五经无双许叔重。”建光元年（121年）九月，许慎已至迟暮之年，去官在家，病体缠身。他命其子许冲将《说文解字》十五篇，连同《孝经古文说》一篇上奏朝廷。许冲受命，写就一篇《上〈说文解字〉表》，连同《说文解字》一起进献给朝廷。

《说文解字》问世后，在学界引起反响。经学大师郑玄、应劭注经时都征引了许慎之说。三国时，邯郸淳、严畯开始研究《说文解字》。至魏晋时代，梁人庚严厉著《演说文》一卷。到了

唐代，李阳冰刊定《说文解字》三十卷，多有己见，提出跟许慎不同的说法。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徐铉奉敕校定《说文解字》三十卷。每字下附孙愐《唐韵》反切，又增加了新附字。与此同时，徐铉弟徐锴著有《说文系传》四十卷，《说文篆韵谱》五卷。徐锴学识在徐铉之上，徐铉多用其说。《说文解字》一书经徐氏兄弟校定后，已非许氏原貌，但基本上保存了许氏之说。从此《说文解字》广布天下，流传甚广，由此兴起的《说文》之学日益兴盛。至清代乾嘉时代，伴随朴学兴起，研究《说文解字》蔚然成为一代风气，有成就的研究者不下数十人，出现了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骏声、严可均、冯桂芬、徐灏等诸位《说文》学大师，对《说文解字》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说文》之学达到了顶峰。

史学家班彪

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北）人。祖父班况，成帝时为越骑校尉。父要班稚，哀帝时为广平太守。

班彪生性深沉庄重，受好学习古书。二十多岁时，更始皇帝刘玄兵败，长安及周围左冯翊，右扶风地区混乱不堪。当时隗嚣在天水聚集百姓，班彪于是为避难跟随了他。隗嚣问班彪：“过去东周灭亡，列国共同争夺霸权，天下分裂，几百年才平定下来。是不是合纵连横的事情在今天又重新出现了？会不会有承受时运，纷纷兴起，最后总归于一人的情况？希望先生试论一下。”班彪回答说：“周朝的废兴，与汉的情况很不一样。过去，周朝的爵位分为五等，各诸侯从事政事，这样国家政权的根基就很微弱，而枝叶却很强壮，所以在周朝末年就会出现合纵连横的事情，这是形势命运所必然的。汉代接用秦朝的制度，改立郡县

制，主上有独揽一切的权威，大臣们却没有能掌握百年的权力。到了成帝时期，凭借外戚来管理国政，哀帝、平帝在位时间短促，这三帝都没有接续皇位的继承人，所以王氏能够专擅朝政，并顺势窃夺号位。危机起于朝廷，并未伤及百姓。所以自王莽正式即皇位之后，天下百姓没有不为汉朝中衰叹息，并殷切盼望复兴的。十多年间，朝内的、外的，远处的、近处的动荡骚乱，全都出现了，假借号令，四处聚集，全都称自己是刘氏后裔，没有预谋却说法一样。如今统领州郡的英雄豪杰，都没有七国诸侯那样有世代功业的资本，而百姓的讴歌吟颂中，都思念敬慕汉皇的恩德，天下的形势据此便已经可以看出了。”隗嚣：“先生所谈周朝、汉代的形势还是对的；至于仅仅看到那些愚蠢的人沿用刘氏姓号做标志的缘故，便说刘汉能够复兴，则远离实际的。过去秦国失去帝位，刘季追逐并夺取了它，那时的人也知道有汉朝吗？”

班彪既厌恶隗嚣的言论，又忧虑当时国情的险恶，于是作《王命论》，认为汉是接继尧德，有神灵天命所示的符瑞，帝王建立王位，并不是使用权谋和暴力的结果，试图以此说动他，但隗嚣始终不醒悟，于是班彪就到河西躲避去了。河西大将军窦融让他做自己的从事，非常敬仰地对待他，并建立起老师和朋友的友谊。班彪于是对窦融奉卫汉朝出谋划策，让他统管西河一带以抗拒隗嚣。

后来窦融奉命回到京师，光武帝问他：“你所交来的章表奏疏，有谁参与了策划和书写？”窦融回答说：“都是我的从事班彪做的。”光武帝平素已耳闻班彪的才华，于是召他进京，推举为司隶茂才，任命为徐县县令，因为有病而免去官职。此后，他多次执行三公给予的命令，事情办完后，就离职回家。

班彪才华杰出，又爱好著述，于是一心一意于史籍的攻读、研究。汉武帝时，司马迁著的《史记》从太初年以后的事，都没有记载。后来有许多喜欢撰述历史的人纷纷搜录记载时事，但大

多鄙陋浅俗，不能够作为《史记》的续篇。班彪于是继续采集以前史籍中的关于西汉历史的史料，旁征博引，征引多种材料，撰写《后传》几十篇，顺便又研核以前的史籍，批评失误，肯定成绩。他的评论大体上说：

唐虞三代，《诗》、《书》所涉及到的，世代都有史官，来掌管典籍。至于诸侯，每国也都有自己的史官，所以《孟子》中说：“楚国的《梼杌》，晋国的《乘》，鲁国的《春秋》；它们都同样是记载时事的。”定公、哀公之际，鲁国的君子左丘明集合讨论这些著作，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收集和《左传》相同或不相同的记载，撰为一书，称《国语》二十一篇。从此以后，《乘》、《梼杌》记载的事情便湮灭无闻了，而仅有《左氏》、《国语》彰显天下。又有一部记载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史事的书，叫《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以后，七国争夺霸主，秦国最后统一了诸侯，于是又出现了《战国策》三十三篇。汉朝建国，平定天下，太史大夫陆贾记述当时的功业，作《楚汉春秋》九篇。汉武帝的时候，太史令司马迁采录《左氏》、《国语》，删削《世本》、《战国策》，根据楚、汉之际各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迄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共一百三十篇，其中有十篇后来散佚了。司马迁的记载，从汉代建元至武帝止是他的功绩所在。至于采摭经传，分别保留其它多家史籍记述的事情，则有很多疏阔缺漏之处，不如原书，他一心只想以广泛地记录各种传闻、逸事为此书的优势，评议则肤浅不实。讨论学术，则崇尚黄老之学而不看重《五经》之说；记述经济活动，则轻视仁义道德而以贫贱为耻辱；记述游侠，则以守节为

低贱，而尊重功利，这些都是损害原则的大错误，是他遭遇极刑惩罚的原因所在。但司马迁善于条理，叙述史事，讲道理而不浮华，记事属实却不粗俗，文字与内容协调，这是良史之才啊！倘若司马迁能够依凭《五经》的准则，与圣人同是非，想来就差不多了吧。

过去的许多著述，还是值得效法的。如《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是现在得以知道古代，后世得以了解前世的根据，是圣人闻知天大事的耳目。司马迁记载帝王的叫本纪，记载公侯世袭的叫世家，记载卿、士及杰出人物的叫列传。《史记》提高项羽、陈涉的地位，却贬低淮南王、衡山王这些皇室成员的地位，详细地记录项羽、陈涉的兴衰始末，这种体例就不符合原则。像司马迁《史记》这样的著作，采古今史事，贯通经传的记载，非常广博。司马迁以一个人的精力，要著的书籍却是文字繁多，线索纷乱，所以《史记》有修改不完全的地方，还有一些多余的词句，体例、文字多不够整齐划一。比如他叙述司马相，写出他所属的郡县，写出司马相如的字，对于萧何、曹参、陈平这些人，以及与他同时代的董仲舒，就不再记载他们的字，有的只记县而不记郡，这大约是来不及统一文字所致。现在我著的《后篇》，谨慎地核对史实，文字整齐划一，不作世家，只作本纪、列传。传上说：“编纂史书，要简炼到不能再简炼的程度，按照事情的实际情况朴实地叙述，这就是《春秋》的指导思想。”

班彪再次被征辟到司徒玉况的府内担任职务。当时东宫刚刚建立，诸王国同时开始分封，但官未完备，师保多数空缺。班彪